

近代散文選

苦水



徐渭

徐渭，字文長，一字文清，又字天池，自號青藤山人。明浙江山陰縣人。武宗正德十六年生。爲諸生，天才超逸，詩文，戲曲，書，畫皆工，客總督胡宗憲幕，以草獻白鹿表負盛名。知兵好奇計，宗憲擒徐海，誘王直，皆預其謀。而借其勢頗橫。後宗憲以事下獄，渭懼禍發狂。屢自戕不死，已又擊殺其繼室，論死，繫獄，以里人張元忬力救得免。乃游金陵，抵宜遠，觀諸邊陲塞。善李成梁諸子。入京師，客元忬家，元忬導以禮法，渭不能從。久之，怒而去。後元忬卒，白衣往弔，撫棺痛哭，不告姓名去。萬曆廿一年卒，年七十三。

渭所作詩文，有徐文長集三十卷，逸稿二十四卷；又有路史，天池秘集，筆元要旨及四聲猿雜劇，並行於世。渭明史文苑有傳，袁宏道陶望齡均爲徐文長傳；文長自著畸譜，載徐文長逸稿；又本集所選文長自爲墓誌銘，均可供參閱。再暖紅室刊彙刻傳劇四聲猿卷首亦列有文長本傳諸文。

書石梁雁宕圖後

台宕之間，自有知以來，便馳神於彼，若不得往；得見于圖譜中，如說梅子，一邊生津，一邊生渴，不如直啜一甌苦苦，乃始沁然，今日觀此卷畫圖，斧削刀裁，描青抹綠，幾若真物；比于往日圖譜，彷彿依稀者，大相懸絕。雖此苦茗，尚覺不同；亦似掬水到口，略降心火。老夫看取世間遠近真假，有許多種別，不知他日支杖大小龍湫，更作何觀？

書謝叟時臣淵明卷爲葛公旦

吳中畫多惜墨，謝老用墨頗侈，其鄉評之。觀場而矮者相附和，十幾八九。不知畫病不病，不在墨重與輕，在生動與不生動耳。飛燕玉環纖穠懸絕，使兩主易地，絕不相入；令妙于鑑者從旁睨之，皆不妨于傾國。古人論書已如此矣，矧畫乎？謝老嘗至越，最後至杭，遺予素可四五，並爽甚，一去而絕筆矣；今復見此，能無慨然！

書季子微所藏摹本蘭亭

非特字也，世間諸有爲事，凡臨摹直寄興耳。銖而較，寸而合，豈真我面目哉？臨摹蘭亭本者多矣，然時時露己筆意者始稱高手。余閱茲本雖不能必知其爲何人，然窺其露已筆意必高手也。優孟之似孫叔敖，豈併其鬚眉軀幹而似之耶？亦取諸其意氣而已矣。

書草元堂稿後

始女子之來嫁于壻家也，朱之粉之，倩之顰之，步不敢越裾，語不敢見齒，不如是則以爲非女子之態也，迨數十年，長子孫而近姬姥，于是黜朱粉，罷倩顰，橫步之所加，莫非問耕織于奴婢；橫口之所語，莫非呼鷄豕于園槽；甚至齷齪

齒而笑，蓬首而搔，蓋回視向之所謂醜者，真赧然以爲粧綴取憐，矯真飾僞之物；而婦姒者猶望其宛宛嬰嬰也，不亦可歎也哉？渭之學于詩也，矜于昔而頹且放于今也頗有類于是，其爲婦姒也多矣。令校鄺君之詩而恍然契，肅然歛容焉：蓋真得先我而老之婦姒矣。

與季子微

不見者忽已三歲，親舊漸凋落，事變百出，如布帛在染匠手，青紅皂白，反掌而更。即如渭者，昨一病幾死，病中復多異境，不食者五旬，而不飢不渴，又值三伏酷炎中也。欲與知己言，回頭無人，奈何？

答張翰撰

絹不宜小楷，燥則不入，稍濕則盡斗而烟，高麗紙如錢厚者始佳，然亦止宜書，不宜畫。今寄者薄黯善沁，又卷來盡成皴裂，即書亦不宜也。四長幅則佳品，惜兩月不弄手生，壞却此等物耳。緣老來杜撰之畫，如登州屋樓；然有時而有，有時而無也。近又稍作觀音，漫寄一條，書心經於上，聊塞黃庭之委。

答許北口

公之選詩，可謂一歸於正，復得其大矣。此事更無他端，即公所謂：「可興，可觀，可群，可怨，」一訣盡之矣。試取所選者讀之，果能如冷水澆背，陡然一驚，便是興觀群怨之品；如其不然，便不是矣。然有一種，直展橫鋪，蠱而似豪，質而似稚；可動俗眼，如頑塊大鑿，入嘉筵則斥，在屠手則取者，不可不慎之也。鄙本盲於詩，偶去取無甚異同於公；然有異同亦恃公之知，不敢詭隨也，不妨更爾。惟子安「採蓮」「長安」等篇涉豔者，愚意在所必選；比之真西山文章正宗，附李斯逐客書可也。如何，如何？

與馬策之

髮白齒搖矣，猶把一寸毛錐，走數千里道，營營一冷炕上；此與老牯踰險以耕，拽犁不動，而淚漬肩瘡者，何異？噫！可悲也！每至菱筍候，必兀坐神馳；而尤搖搖者，策之之所也。廚書幸爲好收藏，歸而尚健，當與吾子讀之也。

葉子肅詩序

人之學爲鳥言者，其音則鳥也，而性則人也。鳥有爲人言者，其言則人也，而性則鳥也。此可以定人與鳥之衡哉？今之爲詩者，何以異於是。不出於己之所自得，而徒竊於人之所嘗言，曰：「某篇是某體，某篇則否；某句似某人，某句則否。」此雖極工，逼肖而已，不免於鳥之爲人言矣。若吾友子肅之詩則不然，其情坦以直，故語無晦；其情散以博，故語無拘；其情多喜而少憂，故語雖苦而能遺；其情好高而恥下，故語雖儉而實豐；蓋所謂出於己之所自得，而不竊

於人之所嘗言者也。就其所自得，以論其所自鳴，規其微疵，而約於至純；此則謂之所獻於子肅者也。若曰：「某篇不似某體，某句不似某人。」是烏知子肅者哉？

抄小集自序

山鷄自愛其羽，每臨水照影，甚至眩溺死，弗顧。孔雀亦自愛其尾，每棲必先擇置尾處。人取其尾者，挾刃置叢篁，伺其過，急斷之。少遲忽，一回視，則金翠光色盡殞。此豈其靳惜之意專，致通於神，故人不能奪其所愛，而必還之于既去耶？此其于磨挾，蛇割珠，又稍殊異矣。余夙學爲古文詞，晚被少保胡公檄作廳表，已乃百辭而百縻，往來幕中者五年，卒以此無聊，變起閨閣，遂下獄。諸所戀悉捐矣，而猶購錄其餘稿於散亡，并所嘗代公若代人者，詩若文，爲篇者若干。蓋所謂死且勿顧，奪其所愛而還之于既去，于孔雀山鷄何異耶？昌黎爲時宰，作賀白龜表，詞近調附，及諫佛骨則直，處地然耳。人豈可以概視哉？故余不掩其所代于公于人者。雖然，自妄羽之而復自妄尾之，安能保人之必羽之而必尾之耶？誠如是，則吾之購之錄之也，其不見笑于山鷄孔雀也，幾希矣！

半禪菴記

人身具諸佛性，辟如海水；結諸業習，辟如海冰。當其水時，一水而已，安得有冰？及其冰時，雖則成冰，水性不滅。又如煉汞求朱，矯白爲赤，齊鉛作粉，熨白爲玄，變染而成，各有界畔。如由吳達越，必經錢塘，江心之際，吳越分矣。然東則投吳，還西則越，分無定形，際難剖趾。由斯以宣，半義舉矣。徹之休寧居士，程希正甫，家黃石潭上大谷中，萬松最深處，垣圍百畝，名松逸園，裁勝構建，既成八區，景聚心娛，莫不畢備。乃就半山東茅以庵，用旃檀肯大士及諸菩薩楮其中，而題曰「半禪」，書其鄉王山人仲房園記以來，而摘庵記于予。予惟正甫爲人，風雅勻停，根塵融會，所云「半禪」，將是居士未離家緣，是則半俗，稍脫塵網，是則半禪，斯義諒爾。辟如塑像，工人以一石香屑，和一石土砂，而爲一佛，香穢離處，終不成半。又如蒼鷄墮生，一頭東行，一頭西赴，不着一邊。大修之人，不若頓超諸緣，盡澄性海，則茲半俗，非半禪。舉茲將化未化之冰，悉還一水，無禪可半，何況半俗？鉛白汞赤，越東吳西，義復如是。天池居士方墮無限俗中，有全禪契，真諦不妄，爲作是記。倘書入石，記持向仲房古於二長者參之。

自爲墓誌銘

山陰徐渭者，少知慕古文詞，及長益力。既而有慕於道，往從長沙公究王氏宗，謂「道類禪」，又去叩於禪。久之，人稍許之。然文與道，終兩無得也。賤而懶且直，故憚貴交，似傲；與衆處不浼，祖揚似玩。人多病之。然傲與玩亦終兩不得其情也。

生九歲，已能習爲千祿文字，曠棄者十餘年。及悔學，又志迂闊務博，綜取經史諸家，雖瑣至稗小，妄意窮極。每一思，廢寢食；覽則圖史滿席間。故今齒垂四十五矣，籍於學宮者二十有六年；食於二十人中者十有三年；舉於鄉者八而不售，人且爭笑之；而已不爲動。洋洋居窮巷，飢數椽，儲瓶粟者十年。

一旦爲少保胡公羅致幕府，典文章，數赴而數辭。投筆出門，使折簡以招；臥不起。人爭愚而危之，而已深以爲安。其後公愈折節，等布衣，留者蓋兩期，贈金以數百計，食魚而居廬。人爭榮而安之，而已深以爲危。至是忽自覓死。人謂渭文士，且操潔，可無死，不知古文士以入幕操潔而死者衆矣！乃渭且自死，孰與人死之？

渭爲人度於義無所關。時輒疎縱，不爲儒縛。一涉義所否，于恥詬，介穢廉，雖斷頭不可奪。故其死也，親莫制，友莫解焉。尤不善治生，死之日，至無以葬。獨餘書數千卷，浮磬二，研劍圖書數，其所著詩若文若干篇而已。劍圖先託市於鄉人某，遺命促之以資葬。著稿先爲友人某持去。渭嘗曰：「余讀旁書，自謂別有得於首楞嚴莊周列禦寇；若黃帝素問諸篇，倘假以歲月，更用釋納，當盡斥諸君繆戾，標其旨以示後人。而於素問一書，尤自信而深奇。」將以比歲昏子婦，遂以母養付之，得盡遊名山，起僵仆，逃物外。而今已矣！

渭有過不肯掩，有不知，恥以爲知；斯言蓋不妄者。初字文清，改文長，生正德辛巳二月四日，夔州府同知諱鏞庶子也。生百日而公卒，養於嫡母苗宜人者十有四年，而夫人卒；依於伯兄諱淮者六年。嘉靖庚子始籍於學。試於鄉，屢蹶。贅於潘，婦翁簿也，地屬廣陽江。隨之客嶺外者二年。歸又二年，夏伯兄死；冬訟失其死業。又一年冬潘死；明年秋出僦居，始立學。又十年冬客於幕，凡五年罷。又四年而死，爲嘉靖乙丑某月，日。

男子二：潘出曰枚。繼出曰杜，纔四歲。其祖系散見先公大人志中，不書，葬之所，爲山陰木柵。其日月不知也，亦不書。

銘曰：「杆全嬰，疾完亮，可以無死；死傷諒。兢繫固，允收篋，可以無生；生何憑？畏溺而投，早嚙渭，既髡而刺，遲憐融，孔微服，箕佯狂，三復蒸民，愧彼既明。」

李贊

李贊，初名載贊，號卓吾，又號篤吾，明福建晉江縣人。世宗嘉靖六年生於泉州，泉州爲溫陵禪師福地，因號溫陵居士；以官共城，共城有邵雍安樂窩在蘇門山百泉上，又號白泉居士；自謂性窄，改號宏父；又以思父，自號思齋；晚居龍湖，號龍湖叟，又薙髮後，號秃翁。

贊，嘉靖三十一年進士，有機辯，好談禪。嘗爲耿定向招致於黃安，日引士人講學，難以婦女，其學專崇釋氏，卑侮孔孟，故當時人與清人均目爲邪說之尤。萬曆中爲姚安知府，一旦自去其髮，冠服坐堂皇，上官勒令解任，乃北遊通州，寓馬經綸家，神宗萬曆三十年爲給事中張問達劾以妖言惑衆，逮於獄，以剃刀自刎死。享年七十有六。（附見明史卷二二一耿定向傳）

贊思想頗異，獨抒己見，成一家言。雖被斥於昔日，但頗爲近代學者所重視。對於文學，亦有創見，如批點西廂記真本，批評忠義水滸傳，幽閨記，浣紗記，均能發前人所未發，爲文壇所推許。

著有藏書，續藏書，焚書，續焚書，溫陵集及遺書十二種等。卓吾生平，可參閱袁宏道李溫陵傳，吳虞文錄李卓吾別傳，容肇祖李卓吾評傳。

答以女人學道爲見短書

昨聞大教，謂婦人見短不堪學道，誠然哉！誠然哉！

夫婦人不出閨闈，而男子則桑弧蓬矢，以射四方，見有長短，不待言也。但所謂短見者，謂所見不出閨闈之間，而遠見者則深察乎昭曠之原也，短見者只見得百年之內，或近而子孫，又近而一身而已，遠見則超於形骸之外，出乎死生之表，極於百千萬億劫不可算數譬喻之域是已，短見者只聽得街談巷議，市井小兒之語，而遠見則能深長乎大人，不敢侮於聖言，更不惑於流俗憎愛之口也。余竊謂欲論見之長短者當如此，不可止以婦人之見爲見短也。故謂人有男女則可，謂見有男女豈可乎？謂見有長短則可，謂男子之見盡長，女人之見盡短，又豈可乎？設使女人其身，而男子其見，樂聞正論，而知俗語之不足聽，樂學出世，而短浮世之不足戀，則恐當世男子視之，皆當羞愧流汗，不敢出聲矣。此蓋孔聖人所以周流天下，欲庶幾一遇而不可得者，今反視之爲短見之人，不亦冤乎。冤不冤，與此人何與！但恐旁觀者醜耳。

自今觀之，邑姜以一婦人而足九人之數，不妨其與周召太公之流並列爲十亂。文母以一聖女而正二南之風，不嫌其與散宜生太顛之輩並稱爲四友。彼區區者，特世間法，一時太平之業耳，猶然不敢以男女分別短長異視，而況學出世道，欲爲釋迦老佛孔聖人朝聞夕死之人乎？此等若使閭巷小人聞之，盡當責以闕觀之見，索以利女之貞，而以文母邑姜爲罪人矣，豈不冤甚也哉？故凡自負遠見之士，須不爲大人君子所笑，而莫汲汲欲爲市井小兒所喜可也。若欲爲市井小兒所喜，則亦市井小兒而已矣，其爲遠見乎短見乎？當自辨也。

予謂此等遠見女子，正人家吉祥善瑞，非數百年積德，未易生也。夫薛濤蜀產也，元微之聞之，故求出使西川與之相見，濤因走筆作四友贊以答其意，微之果大服。夫微之貞元傑匠也，豈易服人者哉？吁，一文才如濤者，猶能使人傾千里慕之，況持黃面老子之道，以行遊斯世，苟得出世之人，有不心服者乎？未之有也。不聞龐公之事乎？龐公爾楚之衡陽人也，與其婦龐婆女靈照同師馬祖，求出世道，卒致先後化去，作出世人，爲今古快事。願公師其遠見可也。若曰待吾與市井小兒輩商之，則吾不能知矣。

又與焦弱侯

鄉子玄者，丘長孺父子文會友也。文雖不如其父子，而質實有恥，不肯講學，亦可喜，故喜之。蓋彼全不曾親見顏曾思孟，又不曾親見周程張朱，但見今之講周程張朱者，以爲周程張朱實實如是爾也，故恥而不肯講。不講雖是過，然使學者恥而不講，以爲周程張朱卒如是而止，則今之講周程張朱者可誅也。彼以爲周程張朱者，皆口談道德，而心存高官，志在巨富，既已得高官巨富矣，而仍講道德說仁義自若也，又從而嘖嘖然語人曰：「我欲厲俗而風世。彼謂敗俗傷世者莫甚於講周程張朱者也，是以益不信，不信故不講，然則不講亦未爲過矣。」

黃生過此，聞其自京師往長蘆而抽豐，復跟長蘆長官別赴新任，至九江遇一顯者，乃捨舊從新，隨轉而北，衝風冒寒，不顧年老生死。既到麻城，見我言曰，我欲遊嵩少，彼顯者亦欲遊嵩少，拉我同行，是以至此，然顯者俟我於城中

勢不能一宿，回日當復道此，道此則多聚三五日而別，茲卒卒誠難割捨云。其言如此，其情何如！我揣其中，實爲林汝寧好一口食難割捨耳。然林汝寧向者三任，彼無一任不往，往必滿載而歸，茲尚未足厭，如餓狗思想隔日屎，乃敢欺我以爲遊嵩少，夫以遊嵩少，藏林汝寧之抽豐來喂我，又恐林汝寧之疑其爲再尋已也，復以捨不得李卓老，當再來訪李卓老以噤林汝寧，名利兩得，身行俱全，我與林汝寧皆在黃生術中而不悟，可不謂巧乎？今之道學何以異此？

由此觀之，今之所謂聖人者，與今之所謂山人者一也，特有幸不幸之異耳。幸而能詩，則自稱曰山人，不幸而不能詩，則辭却山人而以聖人名。幸而能講良知，則自稱曰聖人，不幸而不能講良知，則謝却聖人而以山人稱。展轉反復，以欺世獲利，名爲山人而心同商賈，口談道德，而志在穿窬。夫名山人而心商賈，既已可鄙矣，乃反掩抽豐而顯嵩少，謂人可得而欺焉，尤可鄙也。今之講道學性命者，皆遊嵩少者，今之患得患失，志於高官重祿，好田宅美風水以爲子孫蔭者，皆其託名於林汝寧，以爲捨不得李卓老者也。然則鄭子玄之不肯講學，其不足怪矣。

且商賈亦何可鄙之有？挾數萬之貲，經風濤之險，受辱於關吏，忍詬於市易，辛勤萬狀，所挾者重，所得者末，然必交結於卿大夫之門，然後可以收其利而遠其害，安能傲然而坐於公卿大夫之上哉？今山人者，名之爲商賈則其實不持一文，稱之爲山人則非公卿之門不履。雖然，我寧無有是乎？安知我無商賈之行之心而釋迦其衣以欺世而盜名也，有則幸爲我加誅，我不護痛。雖然，若其患得而又患失，買田宅求風水等，決知免矣。

雜說

拜月西廂化工也，琵琶畫工也。夫所謂畫工者，以其能奪天地之化工，而其孰知天地之無工乎？今夫天之所生，地之所長，百卉俱在，人見而愛之矣，至覓其工，了不可得，豈其智固不能之與？要知造化無工，雖有神聖亦不能識知化工之所在，而其誰能得立？由此觀之，畫工雖巧，已落二義矣。文章之事，寸心千古，可悲也夫！

且吾聞之：追風逐電之足，決不在於牝牡驪黃之間，聲應氣求之夫，決不在於尋行數墨之士，風行水上之文，決不在於一字一句之奇。若夫結構之密，偶對之切，依於理道，合乎法度，首尾相應，虛實相生，種種禪病，皆所以語文，而皆不可以語於天下之至文也。

雜劇院本，遊戲之上乘也，西廂拜月，何工之有？蓋工莫工於琵琶矣，彼高生者固已彈其力之所能工，而極吾才於既竭，惟作者窮巧極工，不遺餘力，是故語盡而意亦盡，詞竭而味索然亦隨以竭。吾嘗攬琵琶而彈之矣。一彈而嘆，再彈而怨，三彈而向之怨嘆無復存者，此其故何邪？豈其似真非真，所以入人心者不深邪？蓋雖工巧之極，其氣力限量只可以達皮膚骨髓之間，則其感人僅僅如是，何足怪哉？西廂拜月，乃不如是。意者宇宙之內，本自有如此可喜之人，如化工之於物，其工巧自不可思議爾。

且夫世之真能文者，比其初皆非有意於爲文也。其胸中有如許無狀可怪之事，其喉間有如許欲吐而不敢吐之物，其口頭又時有許多欲語而莫可所以告語之處，蓄積積久，勢不能遏，一旦見景生情，觸目興嘆，奪他人之酒杯，澆自己之壘塊，訴心中之不平，感數奇於千載，既已噴玉吐珠，昭回雲漢，爲章於天矣，遂亦自負，發狂大叫，流涕痛哭，不能自止，寧使見者聞者切齒咬牙，欲殺欲割，而終不忍藏於名山，投之水火。

予覽斯記，想見其爲人，當其時必有大不得意於君臣朋友之間者，故借夫婦離合因緣以發其端，於是爲喜佳人之難得，美張生之奇遇；比雲雨之翻覆，嘆今人之如土。其尤可笑者：小小風流一事耳，至比之張旭張顓義之獻之而又過之。堯夫云：「唐虞揖讓三杯酒，湯武征誅一局棋。」夫征誅揖讓何等也！而以一一杯一局謝之，至眇小矣。嗚呼！今古豪傑大抵皆然。小中見大，大中見小；舉一毛端，建寶王利；坐塵微裏，轉大法輪；此自至理，非干戲論；倘爾不信，中庭月下，木落秋空，寂寞書齋，獨自無賴，試取琴心一彈再鼓，其無盡藏不可思議，工巧固可想也。嗚呼，若彼作者，吾安能見之與！

童心說

龍洞山農叙西廂末語云：「知者勿謂我尚有童心可也。」夫童心者真心也，若以童心爲不可，是以真心爲不可也。夫童心者絕假純真，最初念之本心也。若失却童心，便失却真心，失却真心，人而非真，全不復有初矣。童子者人之初也，童心者心之初也，夫心之初曷可失也。

然童心胡然而遽失也？蓋方其始也，有聞見，從耳目而入，而爲主於其內，而童心失。其長也，有道理，從聞見而入，而爲主於其內，而童心失。其久也，道理聞見日以益多，則所知所覺日以益廣，於是焉又知美名之可好也，而務欲以揚之，而童心失。知不美之名之可醜也，而務欲以掩之，而童心失。夫道理聞見，皆自多讀書識義理而來也，古之聖人，曷嘗不讀書哉？然縱不讀書，童心固自在也；縱多讀書，亦以謹此童心而使之勿失焉耳。非若學者反以多讀書識義理而反障之也。

夫學者既以多讀書識義理障其童心矣，聖人又何用著書立言以障學人爲耶？童心既障，於是發而爲言語，則言語不由衷；見而爲政事則政事無根柢；著而爲文辭，則文辭不能達；非內含以章美也，非篤實生輝光也，欲求一句有德之言，卒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以童心既障，而以從外入者聞見道理爲之心也。既以聞見道理爲之心矣，則所言者皆聞見道理之言，非童心自出之言也。言雖工於我何與？豈非以假人言假言而事假事文假文乎？蓋其人既假，則無所不假矣。由是而以假言與假人言，則假人喜，以假事與假人道，則假人喜；以假文與假人談，則假人喜。無所不假，則無所不喜；滿場是假，矮場何辯也？然則雖有天下之至文，其湮滅於假人而不盡見於後世者，又豈少哉？何也？天下之至文，未有不出於童心焉者也。

苟童心常存，則道理不行，聞見不立，無時不文，無人不聞，無一樣創制體格文字而非文者，詩何必古選，文何必先秦，降而爲六朝，變而爲近體，又變而爲傳奇，變而爲院本，爲雜劇，爲西廂曲，爲水滸傳，爲今之舉子業，大賢言，聖人之道，皆古今至文，不可得而時勢先後論也。故吾因是而有感於童心者之自文也，更說什麼六經，更說什麼語孟乎？

夫六經語孟，非其史官過爲褒崇之詞，則其臣子極爲贊美之語，又不然，則其迂闊門徒，懵懵弟子，記憶師說，有頭無尾，得後遺前，隨其所見，筆之於書，後學不察，便爲出自聖人之口也，決定目之爲經矣，孰知其大半非聖人之言乎？縱出自聖人，要亦有爲而發，不過因病發藥，隨時處方，以救此一等懵懂弟子迂闊門徒云耳！藥醫假病，方難定執

，是豈可遽以爲萬世之至論乎？然則六經語孟，乃道學之口實，假人之淵藪也。斷斷乎其不可以語於童心之言明矣。嗚呼！吾又安得真正大聖人童心未失者而與之一言言哉？

五死

人有五死：唯是程嬰公孫杵臼之死，紀信轅布之死，聶政之死，屈平之死，乃爲天下第一等好死。其次臨陣而死。其次不屈而死。臨陣而死，勇也，未免有量敵之進，同乎季路。不屈而死，義也，未免有制於人之恨，同乎睢陽。雖曰次之，其實亦皆烈丈夫之死也，非凡流也。又其次則爲盡忠被讒而死，如楚之伍子胥、漢之晁錯是矣，是爲不知其君，其名曰不智。又其次則爲功名遂而死，如秦之商君、楚之吳起、越之大夫種是矣，是爲不知止足，其名亦曰不智。雖又次於前兩者，然既忠於君矣，雖死有榮也。既成天下之大功矣，立萬世之榮名矣，雖死何傷乎？故智者欲審處死，不可不擇於五者之間也。縱有優劣，均爲善死。若夫臥病榻之間，徘徊妻孥之側，滔滔者天下皆是也。此庸夫俗子之所習慣，非死所矣，豈丈夫之所甘死乎？雖然，猶勝於臨終扶病歌詩，杖車辭別，自以謂不怖死無顧戀者，蓋在世俗觀之，未免誇之爲美談，呼之爲考終，然其好名說謊，反不如庸夫俗子之爲順受其正，自然而死也。

等死於牖下耳，何以見其節？又何以見其烈？而徒務此虛聲爲耶！丈夫之生，原非無故而生，則其死也又豈容無故而死乎？其生也有由，則其死也，必有所爲！未有岑岑寂寂臥病床褥間，扶柩推輦，埋於北邙之下，然後爲得所死矣。蒼梧殯虞，會稽尸夏，聖帝明王，亦必由之，何況人士歟？第余老矣，欲如以前五者又不可得矣，夫如此而死既已不可得，如彼而死又非英雄漢子之所爲，然則將何以死乎？計唯有做些小買賣耳！大買賣如公孫杵臼聶政者，既不見買主來到，則豈可徒死？而死於床褥死間乎？且我已離鄉井，捐童僕，直來求買主於此矣！此間既無知己，無知己又何死也！大買賣我知其做不成也。英雄漢子，無所洩怒，既無知己可死，吾將死於不知己者以洩怒也。謹書此以告諸貌稱相知者，洲死來視我，切勿收我屍，是囑。

湯顯祖

湯顯祖，字義仍，號若士，又自號清遠道人。明江西臨川人。生於世宗嘉靖二十九年（公元一五五〇），萬曆十一年（一五八三）舉進士。時相欲召致門下，顯祖勿應。除南太常博士。朝右慕其才，將徵爲吏部郎。上書辭免。稍遷南祠部，抗疏論劾政府信私人塞言語，謫廣東徐聞典史。量移知遂昌縣。用古循吏治邑，縱囚放牒，不廢嘯歌。戊戌投効歸，不復出。里居二十年。窮老躋躋。所居玉茗堂文史狼藉，賓朋雜坐。鷄埭豕圈，接跡庭戶。蕭閒詠歌，俯仰自得。同儕貴顯者或遣書迎之，顯祖謝曰：「老而爲客，所不能也」。爲郎時擊排執政，禍且不測。詒書友人曰：「乘興偶發一疏，不知當事何以處我？」其剛直如此。神宗萬曆四十五年（公元一六一七）卒，享年六十有八。

顯祖所藏詞曲甚富，至近千種，凡佳本悉能口誦之。所著有紫蕭記、紫釵記、還魂記（一名牡丹亭），南柯記，邯鄲記五種，後四種世稱「臨川四夢」，中以還魂記最流傳人口，婁江女子俞二娘讀之，至腸斷而死。又著有玉茗堂全集

，康熙年間阮凌雲正嶽兄弟刻本，內文十六卷，詩十八卷，賦六卷，尺牘六卷。

顯祖以詞曲顯著，而散文亦復樸訥質實，清新雋永，非徒事巧飾者可比，惜爲曲所掩，後人漫不加意焉。茲編選其題詞四首，尺牘十一首，序一首，聊以窺豹一斑云爾。

牡丹亭記題詞

天下女子有情，寧有如杜麗娘者乎？夢其人即病，病即彌連，至手畫形容傳於世而後死。死三年矣，復能溟漠中求得其所夢者而生。如麗娘者，乃可謂之有情人耳！情不知所起，一往而深。生者可以死，死可以生，生而不可與死，死而不可復生者，皆非情之至也。夢中之情，何必非真，天下豈少夢中之人耶？必因蘆枕而成親，待掛冠而爲密者，皆形骸之論也。

傳杜太守事者，彷彿晉武都守李仲文，廣州守馮孝將兒女事，予稍爲更而演之。至於杜守收考柳生，亦如漢睢陽王收考談生也。

嗟夫！人世之事，非人世所可盡，自非通人，恒以理相格耳。第云理之所必無，安知情之所必有耶？

邯鄲夢記題詞

士方窮苦無聊，條然而與語出將入相之事，未嘗不惘然太息，庶幾一遇之也。及夫身都將相，飽厭濃醒之奉，迫束形勢之務，倏然而語以神仙之道，清微閒曠，又未嘗不欣然而歎，愴然若有遺，暫若清泉之活其目，而涼風之拂其軀也。又況乎有不意之憂，難言之事乎？回首神仙，蓋亦英雄之大致矣。

邯鄲夢記盧生遇仙旅舍，授枕而得婦遇主，因入以開元時人物事勢，通漕於陝，拓地於番，讒構而流，讒亡而相。於中寵辱得喪，生死之情甚具，大率推廣焦湖祝枕事爲之耳。世傳李鄴侯作，不可知。然史傳泌少好神仙之學，不屑昏宦，爲世主所強，頗有幹濟之業，觀察邺號，鑿山開道，至三門集，以便餉漕，又數經理吐番西事，元載疾其寵，天子至不能庇之，爲匿泌於魏少遊所。載誅，召泌懶殘，所謂勿多言，領取十年宰相是也。枕中所記，殆泌自謂乎！唐人高泌於魯連范蠡，非止其功，亦有其意焉。獨歎枕中生於世法影中，沈酣陰騭，以至於死，一哭而醒。夢死可醒，真死何及！

或曰，按記則邊功河功，蓋古今取奇之二竅矣。談者殆不必了人。至乃山河影路，萬古歷然，未應悉成夢具。曰既云影跡，何容歷然，岸谷滄桑，亦豈常醒之物耶？第槩云如夢，則醒復何存？所知者知夢遊，醒必非枕孔中所能辯耳。

南柯夢記題詞

天下忽然而有唐，有淮南郡，槐之中忽然而有國，有南柯，此何異天下之中有魏，魏之中有王也？李肇贊云：「貴極祿位，權傾國都；達人視此，蟻聚何殊？細碎營營，去不知所爲，行不知所往，意之皆爲居食事耳。見其怒而酣鬥，豈不決然而笑曰，何爲者耶？天上有人焉其視下而笑也，亦若是而已矣。白舍人之詩曰：「蟻王乞食爲臣妾，螺母偷蟲

作子孫，彼此假名非本物，其間何怨復何恩？」世人妄以眷屬富貴影像執爲吾想，不知虛空中一大穴也。倏來而去，有何家之可到哉？

吾所微恨者，田子華處士能文，周弁能武，一旦無病而死，其骨肉必下爲螻蟻食無疑矣。又從而役屬其魂氣以爲臣，螻蟻之威，乃甚於虎狼，此猶死者耳。淳于固儼然人也，靡然而就其微，假以肺腑之親，藉其枝幹之任，昔人云：「夢未有乘車入鼠穴者」，此豈不然耶？一往之情，則爲所攝，人處六道中，嘖笑不可失也。

客曰，人則情耳，玄象何得？爲彼示微，此殆不然，凡所書稷象不應入國者，世儒即疑之，不知其亦爲諸蟲等國也。蓋知因天立地，非偶然者。客曰，所云情攝，微見本傳語中，不當有生天成佛之事。予曰，謂蟻不當上天耶？經云，天中有兩足多足等蟲，世傳活萬蟻可得及第，何得多蟻生天，而不作佛？夢了爲覺，情了爲佛，覺有廣狹，力有強劣而已。

紫釵記題詞

往余所遊謝九紫，吳拾之，曾學祥諸君，度新詞與戲未成，而是非蜂起，訛言四方諸君子有危心，略取所草具詞梓之，明無所與於時也。

記初名紫簫，實未成，亦不意其行如是！帥惟審云：「此案頭之書，非台上之曲也」。姜耀先云：「不若遂成之。」南都多暇，更爲刪潤訖，名紫釵，中有紫玉釵也。

霍小玉能作有情痴，黃衣客能作無名豪，餘人微各有致。第如李生者何足道哉？

曲成恨帥郎多病，九紫學祥各仕去，耀先拾芝局爲諸生，倖無能歌樂之者。人生榮困，生死何常，爲驢苦不足，當奈何！

與帥公子從升從龍

調上官不得意，忽忽思歸，輒思惟審。或舟車中念及半生遊跡，論心慟世，未嘗不一呼惟審也。惟審仙去，里中誰與晤言？浪迹遲歸，殆亦以此。惟審古詩文必傳，何須世人夸錄？當爲去存之。紫釵記改本寄送惟審總帳前，曼聲歌之，知其幽賞耳。

答顧涇陽

從紅泉碧澗中得門下手書，可謂真切之教。僕雖愚鄙，奉以周旋，無敢自外，第年來多病，心目憤憤，所幸高堂健飯，稚子知書，斑斕之色，吾伊之聲，差慰晨夕耳，餘無足爲門下報者。春水吳雲，徒深天際之想。

與丁長孺

弟傳奇多夢語，那堪與兄醒眼人着目？兄今知命，天下事知之而已，命之而已。弟今耳順，天下事耳之而已，順之

而已。吾輩得白頭爲佳，無須過量。長興饒山水，盤阿寤言，綽有餘思，視今閉門作閣部，不得去，不得死，何如也！

與李九我宗伯

從京師來者言丈蔬食敝衣，或以丈爲貧，或以丈爲僞。夫世人何足與言真僞也。馬心陽作縣，食嘗不飽；趙仲一爲銓部，歸來幾爲索債人所斃。貧而仕，仕遂不貧耶？古人云：「匈奴未滅，何以家爲？」此時亦非吾輩作家時也，惟丈有以自礪！

答林若撫

不佞近衰，蹙縮限菴，自謚藹翁，乾而不出。忽承門下鏘琅雅歌，蹙然來思，起其再眠，抽其獨絲，頓使枯蛾，蠕蠕遽遽，如動如生，有出飛牕戶間作五色意。加以長生名筆，虬拏鸞峙，攢爲世寶，天墟地吐，五內爲承。諸作精好流視，自是廊廟元英，積感之餘，尙圖嗣音。

答凌初成

不佞生非吳越通，智意短陋，加以舉業之耗，道學之牽，不得一意橫絕流暢於文賦律呂之事，獨以單慧涉獵，佞意誦記操作，層積有窺，如暗中索路，闖入堂序，忽然雷光得自轉折，始知上自葛天，下至胡元，皆是歌曲，曲者，句字轉聲而已。葛天短而胡元長，時勢使然。總之，偶方奇圓，節數隨異，四六之言，二字而節，五言三，七言四，歌詩者自然而然，乃至唱曲，三言四言，一字一節，故爲緩音，以舒上下，長句使然而自然也。獨想休文聲病浮切，發乎曠聰；伯琦四聲無入，通乎朔響。安詩填詞，率履無越。不佞少而習之，衰而未融，乃辱足下流賞，重以大製五種，緩隱濃淡，大合家門。而於才情爛熳陸離，嘆時道古，可笑可悲，定時名手。不佞牡丹亭記大受呂玉繩改竄，云便吳歌，不佞啞然笑曰：昔有人嫌摩詰之冬景芭蕉，割蕉加梅，冬則冬矣，然非王摩詰冬景也，其中駘蕩淫夷，轉在筆墨之外耳。若夫北地之於文，猶新都之於曲，餘子何道哉？

與劉君東

來教，旁人何知我輩交情也？屠長卿曾以數千言投弟，弟以八行報之，渠頗爲怪，弟云古人書，上云長相思，下云加餐飯足矣，此世人所不解也。公子何得不留膝下耶？古人秉燭夜遊，是真實語，弟偶隨兒子至此，歸去看演黃梁夢耳。

答馬仲良

不佞少頗能爲偶語。長習聲病之學，因學爲詩，稍進而詞賦，想慕古人之爲，久之亦有似者。搃之，有韻之文可循習而似。至於長行文，深極名理，博盡事勢，要非淺薄敢望。時一強爲之，輒棄去，誠自知不類昔人之爲也。明公過

聽毛伯之言，盱衡揚眉，謬爲引飾，委以頌言，勉承嘉命，祇益慙泚，誠又自知其不類今人之爲也。瑤刻大致性乎天機，情乎物際，星月定於衡璇，風雲通其律呂，含星吐激，自然而調，英妙如斯，過此安極！讀而樂之，又不啻身爲昔人矣。

答王宇泰

來教，令僕稍委蛇郡縣，或可助三徑之資，且不致得嘔。宇泰意良厚！第僕年來衰懷，歲時上謁，每不能如人。且近蒞吾土者，多新貴人，氣方盛，意未必有所挹，而欲以三十餘年進士，六十餘歲老人，時與末流後進，魚貫鴈序於郡縣之前，卻步而行，伺色而聲，誠自覺其不類，因以自遠。至若應付文字，原非僕所長，必糜肉調餽，作胡同中扁食，令市人盡鼓腹去，又竊自醜，因益以自遠。其以遠得嘔，僕固甘之矣。所辛鷄肋尊拳，長人者或爲我一一映耳，然因是益貧。田可耕，子可教，利用安身，僕亦有以觀頤也。趙真寧書亦語及此，種種情事，悅之兄能爲兄詳言之，總非諸筆能盡。

與宜伶羅章二

章二等安否？近來生理何如？牡丹亭記要依我原本，其呂家改的切不可從！雖是增減一二字以便俗唱，却與我原做的意趣大不同了。還人家搬演俱宜守分，莫因人家愛我的戲，便過求他酒食錢物，如今世事，總難認真，而況戲乎？若認真并酒食錢物也不可久。我平生只爲認真，所以做官做家都不起耳。廟記可覓好手鐫之。

與男開遠

祖望孫樂，孫榮而祖不待；兒舉於鄉，父嘆於室矣。柱聯寄爾。寶精神則本業固，謹財用而高志全。我歌鹿鳴五十年，求一避借臺不得，念之。

合奇序

世間惟拘儒老生，不可與言文。耳多未聞，目多未見，而出其鄙委牽拘之識，相天下文章，寧復有文章乎！予謂文章之妙，不在步趨形似之間，自然靈氣，恍惚而來，不思而至，怪怪奇奇，莫可名狀，非物尋常得以合之。蘇子瞻畫枯株竹石，絕異古今畫格，乃愈奇妙，若以畫格程之，幾不入格。米家山水人物，不多用意，略施數筆，形像宛然，正使有意爲之，亦復不佳。故夫筆墨小技，可以入神而證聖，自非通人，誰能解此？

吾鄉丘毛伯選海內合奇文，止百餘篇，奇無所不合。或片紙短幅，寸人豆馬，或長河巨浪，洶洶崩屋，或流水孤村，寒鴉古木，或嵐烟草樹，蒼狗白衣，或彝鼎商周，丘索墳典，凡天地間奇偉靈異，高朗古宕之氣，猶及見於斯編，神矣化矣！夫使筆墨不靈，聖賢減色，皆浮沉習氣爲之。魘士有志於千秋，寧爲狂狷，毋爲鄉愿，試取毛伯是編讀之。

袁宗道

袁宗道字伯修，號石浦，明湖北公安縣人。生於世宗嘉靖三十九年二月十六日，穎慧過人，好學不倦，十歲能詩，十二列鄉校，二十舉於鄉，萬曆十四年進士第一，年甫二十七。官翰林。與弟宏道中道並有才名，時稱「三袁」。時王李之學盛行，宗道在館中與同館黃輝及二弟力排其說，爲文主獨抒性靈，暢發己見。與致甚高，慕白樂天蘇子瞻爲人，因以「白蘇」名齋，世目其文爲「公安體」。居常省交遊，簡應酬，就嗜山水，燕中風物，窮覽其勝。

宗道爲人極修潔，生平不妄取人一錢，居官十五年，不以一字干有司。讀書窮理，力求真切，處世接物，尤爲明達。量與識俱超絕，夙爲同輩所推許。

自萬曆二十五年充東宮講官，至二十八年以病卒於京師，享年四十一歲。著有白蘇齋類稿二十四卷，傳於世。宗道生平事跡可參閱明文苑傳及湖北公安縣志。

論文上

口舌代心者也，文章又代口舌者也，展轉隔礙，雖寫得暢顯，已恐不如口舌矣，況能如心之所存乎？故孔子論文曰：辭達而已，達不達，文不文之辨也。

唐虞三代之文，無不達者。今人讀古書不即通曉，輒謂古人奇奧，今人下筆不宜平易。夫時有古今，語言亦有古今，今人所詭謂奇字奧句，安知非古之街談巷語耶？方言謂楚人稱知曰黨，稱慧曰譚，稱跳曰蹶，稱取曰挺，余生長楚國，未聞此言，今語異古，此亦一證。故史記五帝三王紀，改古語從今字者甚多，嘻改爲誰，俾爲使，格姦爲至姦，厥田厥賦爲其田其賦，不可勝記。左氏去古不遠，然傳中字句未嘗肖書也，司馬去左亦不遠，然史記字句亦未嘗肖左也。至於今日，逆數前漢，不知幾千年遠矣，自司馬不能同于左氏，而今日乃欲兼同左馬，不亦謬乎？中間歷晉唐，經宋元，文士非乏，未有公然擷摭古文，奄爲己有者。昌黎好奇，偶一爲之，如毛穎等傳，一時戲劇，他文不然也，空同不知，篇篇模擬，亦謂反正，後之文人遂視爲定例，尊若令甲，凡有一語不肖古者，即大怒，罵爲野路惡道，不知空同模擬，自一人創之，猶不甚可厭，迨其後以一傳百，以訛益訛，愈趨愈下，不足觀矣。且空同諸文，尙多己意，紀事述情，往往逼真，其尤可取者，地名官銜，俱用時制。今却嫌時制不文，取秦漢名銜以文之，觀者若不檢一統志，幾不識爲何鄉貫矣。且文之佳惡，不在地名官銜也，司馬遷之文，其佳處在敘事如畫，議論超越，而近說乃云西京以還，封建宮殿，官師郡邑，其名不馴雅，雖子長復出，不能成史，則子長佳處彼尙未夢見也，而况能肖子長也乎？

或曰，信如子言，古不必學耶！余曰，古文貴達，學達即所謂學古也，學其意不必泥其字句也。今之圓領方袍，所以學古人之綴葉蔽皮也，今之五味煎熬，所以學古人之茹毛飲血也。何也？古人之意，期于飽口腹，蔽形體，今人之意，亦期于飽口腹，蔽形體，未嘗異也。彼摘古字句入己著作者，是無異綴葉于衣袂之中，投毛血于殺核之內也。大抵古人之文，專期于達，而今人之文，專期于不達，以不達學達，是可謂學古者乎？

論文下

選自白蘇齋類稿

麝香者，沉則沉烟，檀則檀氣，何也？其性異也。奏樂者，鐘不藉鼓響，鼓不假鐘音，何也？其器殊也。文章亦然，有一派學問，則釀出一種意見，有一種意見，則創出一般言語，無意見則虛浮，虛浮則雷同矣。故大喜者必絕倒，大哀者必號痛，大怒者必叫吼動地，髮上指冠。惟戲場中人，心中本無可喜事，而欲強笑，亦無可哀事，而欲強哭，其勢不得不假借模擬耳。

今之文士，浮浮泛泛，原不會的然做一項學問，叩其胸中，亦茫然不會具一絲意見，徒見古人有立言不朽之說，又見前輩有能詩能文之名，亦欲捫管仲紙，入此行市，連篇累牘，圖人稱揚。夫以茫昧之胸，而妄意鴻鉅之裁，自非行乞左馬之側，募緣殘溺，盜竊遺矢，安能寫滿卷帙乎。試將諸公一編，抹去古語陳句，幾不免于曳白矣，其可媿如此。而又號手人曰，引古詞，傳今事，謂之屬文，然則二典三謨非天下至文乎！而其所引果何代之詞乎？

余少時喜讀滄溟鳳洲二先生集，二集佳處，固不可掩，其持論大謬，迷誤後學，有不容不辨者。滄溟贈王序謂，視古修詞，寧失諸理。夫孔子所云辭達者，正達此理耳。無理則所達為何物乎？無論典謨語孟，即諸子百氏，誰非談理者？道家則明清淨之理，法家則明賞罰之理，陰陽家則述鬼神之理，墨家則揭儉慈之理，農家則叙耕桑之理，兵家則列奇正變化之理，漢唐宋諸名家，如董賈韓柳歐蘇曾王諸公，及國朝陽明荆川，皆理充于腹而文隨之，彼何所見乃強賴古人失理耶？鳳洲藝苑卮言，不可具駁，其贈李序曰，六經固理藪已盡，不復措語矣。滄溟強賴古人無理，而鳳洲則不許今人有理，何說乎？此一時遁辭，聊以解一二識者模擬之嘲，而不知其流毒後學，使人狂醉，至于今不可解喻也。

然其病源，則不在模擬，而在無識。若使胸中的有所見，苞塞於中，將還不暇研，筆不暇揮，兔起鶻落，猶恐或逸，況有閒力暇晷，引用古人詞句耶？故學者誠能從學生理，從理生文，雖驅之使模，不可得矣。

選自白蘇齋類稿

寄三弟

女竟不祿，可傷悼甚！居官數年，喪却兩子一女，一身肅然，此懷何堪！猶憶往年夏中，每夜坐大槐樹下，池上星河，晶晶池底，聽兩兒屬對，應答如響，以為笑樂，至今思之，便是一夢。爾時麥粥，亦何可厭也？功德天，黑暗女，步步相隨，將之奈何，然我之為功德天者無幾，而為黑暗女則甚酷矣。

自弟出京後，此女能誦竺典，誦金剛經，時有問答，皆出意外，我謬比之靈照，不意其遂至夭折！昔白樂天無子，止有一女金蟾，慧甚，後復不育，竟以無子，吾此苦真同樂天。然樂天是世間第一有福人，吾那得比之？樂天氣高才大，文價遠至鷄林，吾才思蹇澀，無所成名，一不同也。樂天能守，即有粟千斛，有太湖石，華鶴亭，折腰菱等物，吾官十年，債負山積，室如懸磬，二不同也。樂天所居履道里宅，據東都之勝，花鳥魚池，彷彿蓬瀛，吾家石浦之陽，濱於大江，即此鳩巢蠹廬，旦暮作蛟人窟，安望花草池台之樂，三不同也。樂天有妓樊素小蠻，能舞霓裳，吾輩兢兢守官，

那及此事？且吾鄉固陋，真所謂經歲不聞音樂聲者，四不同也。樂天官至三品，不為不貴，吾賦性骯髒，轉喉觸諱，早晚且歸，終當老一校書郎，五不同也。樂天有元劉互相酬唱，晚年與牛奇章諸公共為賞適，想故鄉一片地，惟有杜門下鍵而已，六不同也。樂天素健，年至八十，得風痺疾復愈，尚能留樊素及駝馬，吾少年病後，骨體脆薄，多肉少筋，非壽者相，七不同也。吾與樂天不同者如此，惟無一事則酷似之耳。獨樂天學禪，吾亦學禪，樂天太好快活，晚年歲月多付之詩詞歌舞中，此事恐未得七穿八穴。吾以冷澹無所事，只得苦參，將來或不作生彌勒院中行經，差強之耳。若果於此一大事了却，糞草堆頭拾得無價寶，世間苦樂，何足道哉？吾比來亦切此事，但參頭話，工夫難得純一。

又念世間浮解，恐無益於將來，更作小小功德，所分大官錢，即買魚蝦鱉鱉，放入金水池中，每入門，內侍都不問，但云此袁家放生人也。黃慎軒蕭玄圃諸公亦相倣效，每月朔望，放生不可勝記。吾非欲作此有為功德也，自念以口腹傷殘物命，欲用此少贖罪愆，且令好生一念常時萌動，將來或至憫念有情，不復食噉。然比來晨晝夜鯉，多取備屠門，至鸞刀則久戒之矣。聞大人日殺牲供具，弟能默引之不殺何如，此即非常功德也。邸中惟我一人食肉，眷屬長素念佛，精勤之甚，晨昏梵唄，宛同蘭若，吾意甚樂之。每與若嫂及兩姪言，爾輩不必憂無子，吾朝暮且解官，長安村中舊舍便可作一庵，偕汝輩六時行道其中，他年同生金蓮池中，永為法眷，此為嗣續，豈不更大？即我百年之後，汝輩便作淨尼，有田可供伊蒲，又有人護持，以此卒餘生，有何不可？昔王珣王維俱舍宅為寺，趙中令無子，兩女俱為浮屠，范龍圖女孫為妙總大士，若能若是，又何羨乎封登一品，兒孫滿前？汝嫂亦欣然含之。然我亦是實語如語，非專為誘兒女輩也。

我甚欲歸田，但為大人年未六十，歸計太早，恐親心不悅，且補奉宮講讀未久，亦欲少有所需，屈指算之，決不出三年。沙市太遠不可住，城已殘廢，惟長安村中舊居，真可栖隱。且所以難鄉居者為盜耳，我貧如此，即開門延之，尚恐其厭薄不來，何足憂慮。我意欲將荷葉山荷葉堰，俱作短牆圍之，從烏桕樹中開門，以小舟往來，其中純種白蓮，山內松栗十圍處作一佛堂，萬松嶺上作一大士閣。記往時每夕陽行此處，則平湖萬頃，晶晶晃耀如爛銀海，且可以東望黃山，極為勝處。可令阿書將我田租預市木植，杉木便好，不必楠柏木也。但聞其中樹木頗遭斫伐，又隣家多取以代薪，其為慮之。此處以林樹為命，寧乞吾頂上毛，莫伐吾樹也。頭上霜毛，除之何害，惟此樹係吾晚年生計，已勅令阿書守護，弟幸溫語懇諸人，為此樹乞命，諸人未必不聽。我又勅阿書種樹，山中可多種松，塘上可多種桃柳，桃柳易成易待，弟入村可自閱視，其行位亦自有方略，太整即俗，弟自能辦，不須囑也。已向董思白黃慎軒諸公乞堂額庵名矣。

又中郎有書來，云已解官，初謂其不耐煩苦，不知其一病六月，幾不起也。前訊之吳中人云，此令近年未有，惟飲吳中一口水耳。又聞其發摘如神，衙門宿蠹為之一清。其人非習為諛者，且衆口一詞，方為之喜，而乃病耶，豈劇縣多事，為民勞心至於病耶？亦其心和而骨傲，不墮折腰之苦遂發病耶？既病矣，自宜解官，豈容以七尺殉一官也。其去以養瘡姑為辭，聞吳千百人皆聚神廟中，願各捐十年之壽延瘡姑一日，以留仁父母，醮事懺儀，所在佛宮道院無不然者，吾聞之又為之喜。功名升沈何足論，若真能有益於百姓，即是大功德大行願也。然中郎年少，豈容隱歸？將來到京，補一廣文，積三四年可至部屬。其清望甚重，與他量移者異，弟可將此意達之大人，莫令其憂也。雲中老子念吾弟甚，每書來未常不及弟，卓吾亦有書來，諷弟動定。又邑中人云，弟日來常攜酒人數十輩大醉江上，所到市肆鼎沸，以弟之才

，久不得意，其磊塊不平之氣，固宜有此，然吾弟終必達，尙當靜養以待時，不可便謂一發不中遂息機也。信陵知終不可用，故以酒色送其餘年，陳思王絕自試之路，始作平樂之游耳。弟事業無涯，其路未塞，爲朱紫陽亦大破碎，卽陳同甫亦太粗豪。陳同甫度橋馬次，且卽下馬拔劍斬其首，幸稼軒見而奇之，奇則奇矣，馬有何知，而遂殘其命，此視王藍田之蹂鷄子更甚矣，少年遭禍，晚得一第，數目遂至不享，此亦可以戒矣。然吾弟愷悌仁厚，寧復有此？聞邑中少年多惡習，不可不誘引之也。昨又聞吾弟作敦仁會，率諸友講學，甚善甚善。場事將近，且作時義，吾歸隱之志已切，得弟中雋，卽拂衣之行決矣。

聞侄子甚清令，白家阿龜，當從汝乞之。前兩三月游上方諸山，往與弟坐杜莊竹園閱名山記，有所謂石經洞者，悉得於杖履之下。弟今秋來，當一一奉似，且同弟覓再游也。所寄大人書甚略，大人如不厭煩，弟可將此書從頭讀一遍，卽可以悉吾近况與後日行徑也。紙盡不更作。有便勤寄八行，望之。

——選自白蘇齋類稿——

袁宏道

袁宏道，字中郎，一字無學，明湖北公安縣人。宗道之弟。生於穆宗隆慶元年。年十六，爲諸生，嘗結社城南，自爲之長。閒爲詩歌古文，有聲里中。與兄宗道、弟中道並有才名。時稱「三袁」，舉萬曆二十年進士，歸家，下帷讀書。選吳縣知縣，聽斷敏決，公庭鮮事，日與士夫談說詩文。官終稽勳郎中。卒於萬曆三十八年，享年四十三歲。宏道詩文主妙悟，力矯王李仿古之弊，時人或以其俗譏之，不知正爲彼之長處。當時人目其體曰「公安體」。宏道所著詩文有敝篋集，錦帆集，解脫集，廣陵瓶花齋，瀟碧堂，破破齋，華嵩游草若干卷行世。

雪濤閣集序

文之不能不古而今也，時使之也。妍媸之質，不逐目而逐時。是故草木之無情也，而輕紅鶴翎，不能不改觀于左紫溪緋，唯識時之士，爲能隄其隕而通其所必變。夫古有古之時，今有今之時，襲古人語言之迹，而冒以爲古，是處嚴冬而襲夏之葛者他，騷之不襲雅也，雅之體窮于怨，不騷不足以寄也。後之人有擬而爲之者，終不肖也，何也？彼直求騷于騷之中也。至蘇李述別及十九等篇，騷之音節體致皆變矣，然不謂之真騷不可也。古之爲詩者，有泛寄之情，無直書之事，而其爲文也，有直書之事，無泛寄之情，故詩虛而文實。晉唐以後，爲詩者，有贈別，有敘事，爲文者，有辨說，有論叙，架空而言，不必有其事與其人，是詩之體已不虛，而文之體已不能實矣，古人之法，顧安可槩哉。

夫法因於敝而成於過者也。矯六朝駢麗釘鉅之習者以流麗勝，釘鉅者流麗之因也，然其過在輕纖。盛唐諸人，以闊大矯之，已闕矣，又因闕而生莽，是故續盛唐者，以情實矯之，已實矣，又因實而生俚，是故續中唐者，以奇僻矯之，然奇則其境必狹，而僻則務爲不根以相勝，故詩之道至晚唐而益小。有宋歐蘇輩出，大變晚習，于物無所不收，於法無所不有，於情無所不暢，於境無所不取，滔滔莽莽，有若江河，今之人徒見宋之不唐法，而不知宋因唐而有法者也。如淡